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50
16 Novem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五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0月9日星期四，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 通过大会第四十四届常会议程和分配项目：总务委员会的第五次报告〔8〕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28〕：(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
 - (d) 秘书长的报告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8 (续)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总务委员会第5次报告 (A/44/250/Add.4)。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请各位代表注意总务委员会的第5次报告 (A/44/250/Add.4)。这次报告谈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要求，在本届联大的议程中加入一项附加项目，题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加强国际和平、安全及各个方面的国际合作”。

总务委员会决定向大会建议在议程中加入这一项目。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在议程中加入这一项目？

就这样决定。

主席 (以英语发言)：总务委员会还决定向大会建议由全会直接审议该项目。

我是否也可以认为大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想通知各位成员这个项目将在11月15日星期三上午的全会上作为第一项议程审议。

议程项目28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4/22和 Corr.2)。
- (b) 监测下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A/44/44)。
-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 (A/44/47)。

- (d) 秘书长的报告 (A/44/533, A/44/555 和 Corr. 1, A/44/556, A/44/698)。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4/709)。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想通知各位成员巴布亚新几内亚、索马里和乌拉圭三国由于有关原因没有在最后期限以前登记就议程项目 28 辩论时发言，它们因此要求现在登记。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大会决定允许这三个国家登记。

就这样决定。

斯特莱索夫先生 (保加利亚)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的主席并祝你成功地履行职责。 你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宝贵贡献和个人努力毫无疑问将促进我们有关这一议程项目的工作。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对非洲大陆南部的形势一贯极为关注。 我国的一贯立场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政策是冲突的焦点。 在国际气氛全面改善及各国间加强信任和积极对话的背景下，这种政策显得更加突出地不合时宜。

国际关系发展中新的积极倾向及对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地区冲突的必要性的新认识使南部非洲的政治形势有了极大的变化。 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无私斗争，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政权的谴责以及这个国家内部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宣布正在进行“根本改革”。 遗憾的是，已经可以清楚看出这些广为宣传的“改革”并没有超越装饰性措施的范畴，也没有打击白人少数统治制度的根基。

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宣传攻势无法掩盖南非的真实情况。 种族隔离的立法实际上还没有改变。 紧急状态法今年七月又一次延长，造成了不加

限制的使用强大的镇压机器。许多政治组织仍然被法律取缔。西苏鲁和其他七名政治犯的释放并没有解决问题。争取民权和政治权利的杰出南非战士曼德拉和其他许多政治犯还在狱中。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今年的报告(A/44/22)毫不例外地提供了关于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使种族隔离制度永久化而实行镇压和暴力的大量证据。我们相信,种族隔离既不能改良,也不能改革。应该予以根除,只有通过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相信,进一步制裁比勒陀利亚政权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一贯支持声势日益浩大的南非反种族主义民主运动;尽管种族隔离政权采取了镇压措施,但这个运动正赢得日益广泛的支持。

谁也不能否认,非洲国民大会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重要的作用。非洲统一组织南非问题特设委员会《赫拉雷宣言》中所列关于建立一个团结、不分种族的民主国家的和平计划所得到的广泛的国际支持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一贯表示声援南非、纳米比亚和前线国家人民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

保加利亚相信,现在特别需要根据联合国计划的规定,成功地完成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这将有助于消除非洲南部这个紧张关系的根源。我们对纳米比亚开始选举表示欢迎。呼吁联合国执行一项极为困难而又责任重大的任务:保障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我国充分支持和准备积极协助这项任务。

最后,我宣布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将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作出贡献,把非洲南部变为一个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地区。

纳赛尔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种族隔离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在联大议程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自从南非政府在1946

年宣布种族隔离政策以来，联大年复一年地处理这个问题。联大不断地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希望国际社会最终能够成功地结束这项政策及其对于南非多数居民造成的恶果。尽管联大和安理会通过了数以百计的消除种族隔离的决议，种族隔离仍然是该政权种族主义政策的支柱。这项政策的结果是不断展期的紧急状态、继续监禁政治反对派领导人以及对黑人多数实行宵禁和种种限制，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种族主义政权想用一些政治变化来使世界相信，它真心实意地打算解决困扰人们40多年的根本问题。然而，已经熟悉了这种伎俩的世界公众舆论没有让这些所谓的“变化”蒙蔽，他们看到了这个政权继续把种族隔离的反对派当作罪犯，继续实行新闻检查、无视世界各地要求宽大处理的呼吁、非法监禁和处决政治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比勒陀利亚企图用来欺骗世界的那些变化怎么会有任何说服力呢？比勒陀利亚怎么能够认为它能够使世界公众舆论相信它的话呢？

种族隔离是一种癌，只能割除，而不能使用姑息剂和止痛药。现在，南非政权应该认识到这个事实，大胆地正视现实，不要再逆历史潮流而动。它知道，它的政权是必定灭亡的。它一定知道，在南非人民及其领导人的英勇抵抗面前，在他们为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民主社会，以取代当前压迫、贫穷和暴虐社会而进行的斗争面前，种族隔离政策必将崩溃。

我国代表团支持南非人民的英勇斗争，和他们一样希望享受自由，因为在阿拉伯地区，巴勒斯坦人民遭受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类似的政策。我国人民起而反抗这项政策，并且抵制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及其延续。

联大已经谴责种族隔离，而且安理会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其不人道的政策而对其实行制裁。此外，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谴责比勒陀利亚对于手无寸铁的多数人口的种族灭绝行为。它还强烈谴责南非和以色列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当前正在进行和正在升级的勾结，并注意到这两个政权采取的类似的压迫和镇压措施。

会议再次呼吁安理会对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

关于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勾结，已经揭露出，以色列帮助南非制造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导弹，作为回报，南非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级的铀。因此，我认为，联大应该审议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已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所证实的这种局势。报告提请联大注意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勾结。

我们完全支持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特别是关于谈判先决条件的建议，即解除紧急状况、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和被监禁者；解除对于反对种族隔离的个人和组织的限制，解除新闻限制和新闻检查；从黑人城镇撤出军事力量并停止所有政治审判和处决。

我们还完全支持委员会的建议，即呼吁安理会在南非政府坚持其政策的情况下按照《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

我们还应该密切注视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

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在朝着解决的方向发展，许多社会更加注意维护人权。在这个时候，南非政权也应该这样做。

霍恩费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大会本届会议通过的第一项决议是有关种族隔离的决议，并且有关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后果的特别会议计划于12月举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看出，种族隔离问题将在国际社会的议程上保持优先地位，直到完全铲除这一可恶的种族歧视制度。

今天我们正目睹着紧张关系的缓和、民主化进程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全球水平上充分享受人权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上，种族隔离罪恶的顽固存在就象黑暗的去过的残余。

确实，这一罪恶政策否定所有文化共有的最基本的价值：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这一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体制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它持续和粗暴地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

一个无视社会正义基本要素的社会制度只能靠镇压和使用暴力来维持下去；暴力是这样一种制度所固有的。

我们极为关切紧急状态连续第五年延长。从而延长了对实施一系列镇压措施的法律保护。我们呼吁南非政府立即停止紧急状态。有关紧急状态可能逐步取消的声明显然不够。因为即便当局并不实施紧急状态规定的全部特权，这些镇压措施的潜力仍然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只要紧急状态没有确切和全部结束，这种威胁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现实。因此，取消紧急状态显然是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

当然，我们欢迎释放沃尔特·西苏鲁和其他七位政治犯。他们能够参加政治活动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数百个政治犯不幸仍然在等待大赦。我们坚决再次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犯。

此外，我们要求取消对与种族隔离作斗争的所有组织和个人的所有禁令和限制，同样，我们呼吁停止所有政治审判和与政治有关的处决。我们遗憾地注意到，迄今为止有四十多人已经在南非被处决。自从给沙佩维尔等六人定罪以来已经在一些案子中得到运用的有争议的“共同目的”理论使我们更加怀疑南非的法律程序。

我们多年来呼吁南非政府与大多数人民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谈判。显然，只有创造了必要的气氛这种谈判才能进行。我们刚才描述的各项要求当然属于为了进行谈判必须满足的要求。另外，只有当各方同意他们目标的某些基本特点，谈判才会有成果。我们认为，南非政府明确承诺放弃种族隔离并在一人一票原则上举行民主选举，将决定性地加强早日谈判解决南非问题的前景。

过去几周中来自南非的消息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和平解决局势的机会已经增加。但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南非当局尚未采取必要的步骤，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并且，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尚未看到为铲除种族隔离迈出任何大胆的步骤。

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注意到南非政府表示准备走向新的道路。这些信号与南非局势和与南部非洲邻国的关系有关。今后几周将表明根深蒂固的对大多数人民的压迫和长期的颠覆政策是否将被更合作的方法所取代。我们热诚地希望，这些积极的声明之后不久将会有具体的行动。

在南非事态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国际社会承担了一个特殊的责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应当利用所有适当的手段加强谈判的前景。现在决不是考虑丝毫放松现有压力与制裁的时候。这必须等待出现了重大和不可逆转改变的证据时。同时，应当维持现有的措施。

奥地利将继续贯彻它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558(1984)、566(1985)和569(1985)号决议执行的具体的自主的民族政策。我国也将在未来对联合国机构内外正在为减轻种族隔离受害者痛苦的各项计划和资金作经常性的贡献。因此，我们今年再次成为有关消除种族隔离国际一致行动和有关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前线国家将仍然是奥地利发展援助的优先地区。

德克拉克先生在其就职国家总统的仪式上说：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新南非；一个发生彻底变化的南非，一个已摆脱过去各种对抗的南非。”

我们同意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的观点，因为种族隔离的对抗是每天都使人感到痛苦、每天都有的经历。

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已经清楚表明它赞成并能够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着这个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我们诚挚地希望，它将很快采取必要措施，毫不拖延地与大多数人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认真谈判；因为现在同时存在着各种条件，它们可以创造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的可能性，从而以和平方式把该国变成一个非种族民主国家。不要错过这个历史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乌多文科先生发言。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当我们审视南部非洲目前各种发展时，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其各种复杂性和矛盾。在这一地区，我们看到在显示非洲解放事业进展的事件和那些多年来一直使所有珍视自由、民主、正义和仁慈的原则的人感到严重不安的那些事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表示声援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和平与独立的斗争，并认为目前关于立宪会议的选举不仅对纳米比亚自决的漫长进程发展、而且对南部非洲地区普遍形势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有关各方严格遵守解决计划规定的义务现在已得到特别的重视。

纳米比亚问题的事例使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下列有益教训：任何暴力都不能压制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愿望。政治、社会、种族和其他冲突必须通过谈判以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对所有国家来说，这是最不痛苦的方式。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南部非洲危险冲突的主要根源还没有消除，只要种族隔离政权存在，该地区既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安全。

南部非洲的局势是以各种因素相互混合为特点的。一方面，据说德克拉克政府正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冲突。它正在释放一些著名的政治犯，并批准了一些和平反对种族隔离的示威和会议。另一方面，它继续推行以种族为基础的大规模镇压旧政策。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A/44/22和Corr.2）中提供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好听的诺言与罪恶累累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运行的基本机制不相符合。

1984年以来，至少5万1千人被逮捕。对反对种族主义战士的政治即决审判和处决仍在继续进行。根据该政权的法律，一个人甚至可以因为赞成他的那些正在进行斗争的同志的共同目标而被判刑。100名儿童仍然被关在监狱里。按照种族主义的班图斯坦政策强迫人们重新定居的事情继续发生。今年6月把紧急状态延长到第四年，警察的预算拨款增加了28%，这些事实很难说明该政权愿意减轻镇压程度。今天，我们注意到对反对种族隔离报纸《民族》又发出了新的威胁，这表明对南非共和国大众媒介的镇压在继续进行。

然而，虽然时刻不应忘记种族隔离仍然存在，而且气势汹汹，但如果对南非事态发展新阶段的到来视而不见也是错误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被迫与被宣布为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接触，释放它的一些领导人，批准在苏维托举行大规模反种族隔离会议，并表示愿意为解决该国冲突进行谈判。所有这些都象征着解放运动取得的重大胜利以及事实上承认企图以武力和镇压压制人民不断增长的抵抗已经失败。当然，已经建立的里程碑可以用现实主义，而不是极端的态度加以审视。对它作出过低或过高的估价都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不考虑南非政治局势中最近发生的事件，等于间接否认斗争中的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长期努力的效力，以及否认和孤立、抵制种族主义政权的措施。这也等于错失一次正在出现的和平解决危险冲突的机会。

与此同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完全不同意有些人的观点，他们过高地评价比勒陀利亚采取的令人鼓舞的步骤，认为可以防止对南非实行制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以无可质疑的事实为基础，即制裁是国际社会手中推动种族隔离政权为和平消除种族隔离进行谈判最有效的武器。在这方面，我愿特别强调在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不懈战斗的战士，尼日利亚常驻代表约瑟夫·加巴大使领导下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加巴大使为动员世界公众舆论反对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选举反对种族隔

特别委员会主席担任大会主席，是承认加巴大使在实现联合国理想与原则的斗争中所作的宝贵工作。

我们也愿意就监督向南非提供和运送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政府间小组所作的工作向它表示敬意。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积极地参加了这项工作，认为石油禁运是对南非施加经济压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我们充分支持该小组报告(A/44/44)中的建议，尤其是呼吁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采取强制性石油和石油产品禁运措施。

我也愿提及由蒙苏里斯先生所领导的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向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所提供有效协助。

今年无疑将在历史上成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里程碑。必须指出，争取南非冲突政治解决的新的和平倡议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正是该组织的建议被通过并作为众所周知的8月21日非统组织宣言的基础，该宣言中有一项保证和平铲除种族隔离的特别行动纲领。我们怎能忘记在遭受26年监禁之后获得解放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那些令人信服的话：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与谈判的政策。我们在1921年成立组织时主张和平，我们在长期的斗争中支持和平，我们今天要求和平，我们明天也要求和平”。

这番话揭穿了某些势力集团的谎言，他们多年来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只知道用武力解决冲突政策的信徒。

非统组织的宣言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因为该宣言不仅反映了南非人民的利益，而且反映了整个南部非洲的利益，以及和平与安全的利益。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非统组织宣言是一份协调、仔细均衡的方案，它为以政治手段消除种族隔离打开了一条真正的道路。我们完全支持宣言的建议，我们的基点是，该宣言客观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继续推行种族隔离

政策与做法毫无前途，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样做只能导致更多毫无意义的暴力，与整个南部非洲的重大利益背道而驰。比勒陀利亚政权在今后的行动中表现出对这一严肃事实有多少认识，将成为决定眼前重要谈判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相当明显，只有在南非建立起恰当的政治气候，才能进行真正的谈判。为此目的，至少必须结束紧急状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取消对反对种族隔离的个人和政治组织活动的禁止，从黑人城镇撤出军队，停止所有政治性审判和处决。这些正当要求的执行是对南非新领导是否认真打算接受和平解决的一次严肃考验。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战略和战术问题有了新的紧迫性，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应采取最重要有效的立场，保证尽快消除种族隔离这一我们时代的耻辱。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在反复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之后认为，全面强制性制裁是克服坚持维护早以过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中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少数势力抵抗最有效的手段。提出一项保证真正谈判的行动纲领的非统组织宣言，正确地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压力，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千方百计地促进该宣言的迅速执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优先任务。宣言得到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完全支持和共同体国家的赞同，是宣言得到普遍赞同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今年12月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将在这项严肃的努力中发挥特殊作用。我国代表团准备作出积极贡献，保证使加速以和平手段消除种族隔离的决定得到通过。

我们并不抱任何幻想。我们清醒地了解通过谈判与政治手段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今天在我看来，这条道路最好接受，最合理。

最后，我再次表示乌克兰人民声援南非人民的深切感情，坚信他们一定胜利，坚信所有善良人民必须共同为这场胜利作出贡献。

穆萨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大会审议种族隔离的问题已经四十多年了。它现在是大会所面临的存在时间最长的问题。在这一期间，南非黑人多数人口不得不忍受着万恶的、已经被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制度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所犯下的不堪言状的罪行。在国际和国内不断施加压力的四十年之后，现在仍不能够说我们最终已经看到了结束这种制度的先兆，也不能够说理性和人道已经束缚了那些目前已经放弃或者还在靠把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说成是天经地义这种论调过日子的人放弃他们的信条。正式的通过《种族障碍法》的1911年，在南非第一次确立了法定的歧视制度。从那时以来，它制定了一整套罪恶的法律文书，从而系统地歪曲了所有给全人类视为神圣的价值准则。这些法规至今仍然作为成文法的内容并为那些一意孤行的执政者提供了对南非大多数人口进行压迫的法律基础。

当我们企图评价最近南非的发展情况对于在恢复南非黑人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进程中取得实际进展的前景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寻找能够说明在种族主义政权的行为和政策中以及在作为这样一种毫无人性信条的理论基础中出现的不可逆转的变革的证据。显而易见，种族隔离的支柱仍然未被触及。南非当局还没有放弃旨在使黑人永远处在社会底层、被隔离和不公正状态的政策工具。《种族障碍法》、《本国土地法》、《集团地区法》、《人口注册法》、《班图斯坦政策》以及隔离教育体制——所有这一切法规的地位仍然根深蒂固。

今年已经连续四年地延长了紧急状态。野蛮镇压继续变本加厉地进行。大规模地逮捕、囚禁和动用武力迁移人口的情况丝毫没有减少。对政治组织的禁令、对以前被囚禁者的种种限制、对政治上的反对意见所采取的迫害行动以及濫用法庭以使持不同政见者保持沉默，以及官方对治安小组和行刑队采取的姑息养奸的态度——所有上述种种情景在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中日益猖獗。种族隔离仍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政策的基石。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断然拒绝了黑人提出来的一人一票的基本要求，其理由简单而明了，即这样会导致多数人的统治。

1989年9月6日举行的种族分离式的选举的确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蔑视民主进程的又一次控诉。这些选举显然是一个骗局，许多黑人为了向世界表明，这些选举只不过是对民主的歪曲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参加示威游行的人中间有20人死亡，在他们中间有儿童和老年妇女。一千五百多人遭到逮捕，他们和在南非监狱中因非人道的条件而奄奄一息的成千个政治犯人被关押在一起。纳尔逊·曼德拉，这位南非争取自由和正义斗争的化身，其基本自由和人权仍然被剥夺。只要南非同胞继续遭受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凶残的侮辱，那么南非就将继续是一块黑暗的土地。

最近，比勒陀利亚政权表面上作出了准备开始改革的姿态，其实质充其量就是它那种疯狂企图为种族隔离梳装打扮，尽情装饰门面的改革而已。这些政治姿态并不是发自种族主义政权的思想转变，恰恰相反，它们只是迫于国际和国内的压力而已。这些企图旨在造成一种南非当局富有理性的倾向并且向世界表明它愿意参与对话，这些企图也是为了逃避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进一步的制裁。

军备、石油、财政和经济制裁已经使南非经济付出了重大代价。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仅石油禁运一项，就使比勒陀利亚在过去的十年中损失了二百五十亿美元。

英联邦政府首脑最近在吉隆坡举行的会议上明确地指出了对南非进行制裁的目的和理由。在有关南部非洲的《吉隆坡声明》中，他们

“同意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要施加压力以促使它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它们的目的是不是惩罚性的，而是以根除种族隔离的方法确实要使比勒陀利亚坐到谈判桌上来，并且使它一直坐在谈判桌旁直到能够确保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为止。”(A/44/672附件，第七段)

因此，必须针对种族隔离经济中的最要害的部门来施加国际压力。其中的一个通过采取紧缩措施将能够对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领域就是财政制裁。由于南

非的债务负担达到十二亿美元，所以它迫切需要进入国际市场以便吸收十分需要的资金流动，从而解救它的日益恶化的经济。在这方面，英联邦政府首脑——除了一个国家以外——还要求所有有关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南非采用更为强硬的措施。

我国代表团认为，采取全面和加以良好协调的制裁措施将能够作为彻底根除这一种族主义制度的强有力和行之有效的武器，这种制度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灾难，而且也是对人类的冒犯。采取半心半意的、有选择的和自愿的努力将是不会奏效的。

那些仍然与种族隔离政权保持联系并从中获利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以道义方面的憎恶态度看待它们与南非的关系。同样，我们必须对那些寻求从由于其它国家严格遵守制裁而出现的时机中获利的人施加国际舆论道义方面的压力。确实，我们必须制定措施，以便阻止那些在道义方面冷酷无情的人从制裁的成功执行中获利。

在给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压力，以便使它与人口的大多数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谈判而实行制裁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给南非黑人提供具体援助。为达此目的，马来西亚已经为国际南部非洲防护和援助基金会提供了捐款。我们赞扬该基金会在给南非的犯人、他们的家属和受其抚养者提供法律协助方面所做的有效工作。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增加它们对那些正在南非为从种族隔离的枷锁中获得解放而进行崇高斗争的人的捐款。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群众性民主运动都属于那些必须在抵抗种族隔离中首当其冲的组织。我们想向它们和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英勇战士表示致意，他们为了使平等、公正和人的尊严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而坚韧不拔、英勇顽强地进行了正义的斗争。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毫不松懈的压力可以为促进我们的兄弟实现一个统一的、非种族的和民主的南非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在此方面，我们重申我们明确赞成非统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1989年8月21日在哈拉雷发表的、有关非洲问题的宣言。

为了维护种族隔离，比勒陀利亚不仅对不幸的南非黑人多数，而且也对前线国家采取了野蛮暴力的政策的做法。南非及其代理势力对前线国家有计划地采取了侵略、破坏稳定和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他们采取这些破坏稳定的野蛮行为是徒劳地希望赢得时间，减轻给种族主义政权施加的旨在使之根除种族隔离的压力自从1980年以来，这些破坏稳定的行为导致前线国家的损失高达四百五十亿美元，并使得一百万人死亡，另有几百万人残废。因此必须处理前线国家的安全需要问题，以便确保它们不受阻碍的得到发展。加强前线国家力量的一个办法是加强他们的经济独立。扩大对这些国家具体需求领域的援助也将使它们能够对付来自南非的威胁。在此方面马来西亚已经保证向不结盟运动成立的抵制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基金会提供2百万美元捐款，以此作为我们对前线国家以及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

请允许我最后引用秘书长的讲话，他在其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根除南非不公正和违背时代潮流的种族隔离制度一直是联合国的一项主要职责和一个众所公认的目标。……仅是缓解或减轻种族隔离现象显然是不能满足南非大多数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的。”（A/44/1，中文第8页）

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必须继续作出所有努力支持南非人口的大多数的正义斗争。我们必须继续——我们永远也不能放松我们的努力——通过在大会，实际上在任何国际讲坛上反复多次地讨论这一问题，以便将世界注意力集中在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的制度上，直到我们迎来一个新的南非到来的那一天，在那一新的南非中，所有人都得以生活在自由和平等中。

姆洛加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仍然是目前最严重的罪恶之一，其受害者——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正在遭受种族主义政权的最为残忍的统治，该政权代表的是人数极少的白人少数的利益。因此，这一议程项目也在本届会议上成为普遍关注和一致谴责种族主义以及容忍其的各种

势力的问题，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同样，世界各国人民以及所有进步力量都同情和支持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因而给他们为摆脱种族统治的束缚的斗争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非洲大陆南部的局势正处于不断变化的进程，这也反映在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国内的事态发展中。虽然存在着恐怖状况，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的抵抗继续增强，其力量也不断增加。这一广泛而且广大的运动包括了人民中的许多阶层，它已成为有组织的运动，正在动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基础，加深它的政治危机并抨击着统治当局。

在这些情况下，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在采取当国家处于戒严期的情况下达到高潮的传统的警察暴力行动的同时，正在做出巨大的、有关旨在“变革”种族隔离政权的改革的宣传方面的努力。这些改革的装饰性内容欺骗不了任何人，最不可能欺骗阿扎尼亚人民，因为该国的局势丝毫没有好转。相反，军事管制已经延长，监狱中仍然关押着成千上万的人，所进行的报复行为毫无限制和道理，甚至毫无保护能力的人——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幸免。种族主义的法律的执行最为野蛮，人口中的压倒多数的基本权利正在遭受践踏。

通过将比勒陀利亚的改革宣传同目前的痛苦现实进行对照，人民群众完全明白种族主义者目前玩弄的花招所想要实现的目标。他们的目的是延长目前反人民的政权，在新的掩盖下使种族主义永久存在。

种族主义分子想要得到的就是改换名称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些事态发展及其他非洲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与反抗中所获得的经验，使阿扎尼亚人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只能通过斗争及自己的努力获得自由和民主权利，而种族隔离制度是无法改革的。它是一种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因此，必须根除。

种族主义在国内残酷镇压阿扎尼亚人民权利的行为，也通过其对邻国的侵略、胁迫、讹诈和进攻而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中，这些行为严重威胁了这些国家的独立以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南非在其支持者与赞同者——帝国主义大国和跨国公司——的扶持下，成为对南非人民自由及其和平与正常生活的真正威胁。

阿扎尼亚人民在其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中不是孤立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一直不断给予支持，但最明显的莫过于非洲各国，特别是前线国家人民的强大支持。他们的支持不仅是出于作为同一大陆和地区的人民的兄弟情谊，而且还是由于在过去他们经受了同样的压迫、同样的屈辱、相同的苦难与掠夺。

大自然孕育出各种种族并没有罪；而象在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对这些国家的人民实行种族主义这样的行为却是罪行。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解放、技术和科学进步的高度的时代里，种族隔离现象的存在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腐朽现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侮辱。有色人种仅仅由于要求与白人平等的权利而成千上万地遭到迫害、监禁和屠杀的情况，是与基本的人类和民主原则格格不入的。把各阶层人民圈入班图斯坦，并以木棍和子弹为法律以及最强暴和最损人格的待遇加以统治，这使人们回忆起万恶的集中营中的做法。因此，凭借压迫和剥削手法的种族隔离政策必须被一劳永逸地消除。

我们认为，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反对种族隔离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它是各国进步人民和力量的伟大的人类义务。阿扎尼亚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绝不应由于渴望获得最基本的权利并在自己的国家内自由生活而受到压迫和屠杀。世界公众舆论对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的全面压力，包括经济和外交压力，必须得到加强和扩大，不断战胜帝国主义大国的计策与阴谋，这些大国通过与南非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为其新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利益服务。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政府一直对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所受到的所有形式的种族和民族歧视采取坚定和不移的立场。我们遵循这一原则立场，一贯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南非政权已使这种政策升级为白人少数统治对该国人口中有色人种多数实行的一种最残酷形式的歧视的制度化的体制。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保持任何关系，只要种族主义政权掌握权力，而且有色人民受到压迫并被剥夺其自由和各种权利，我们就决不会与其有任何关系。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确信，阿扎尼亚人民的斗争将获得胜利，并在此重申，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消灭种族隔离政权并决定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以及非洲各国人民为实现自由、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所作的各种建设性努力。

拉科通德拉姆博亚夫人(马达加斯加)(以法语发言)：比勒陀利亚的政府不断更迭，但看起来几乎都一个样——这至少是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博塔先生是通过关于其对于一个新南非的设想的庞大公共关系宣传运动而上台的，他以关于制定一项让各种族的人民能够以平等权利为该国共同未来作贡献的宪法的许诺来安抚被压迫的多数人民。整个国际社会屏息等待这一正义与平等的新南非的到来。

然而，各种事实使我们不能不认为比勒陀利亚迄今尚未提出任何基本倡议以证实其渴望进行变革的声明。紧急状态已安稳地进入第四年，使行刑队和其他获准杀人的人继续肆无忌惮地镇压那些反对罪恶制度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和大多数政治犯仍被关在监狱中。而南非则对解放运动、尤其是工会、青年组织和宗教团体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根据反种族隔离特委会的报告，总共有88个人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判死刑，并在等候于1989年6月处决。据报道已有37人被处决。

对南非白人正义来说极为重要的“共同目标”的理论，使其能够对被认为没有犯他们所指控的罪行的大批个人判刑。酷刑是南非监狱中的家常便饭，甚至用来对付18岁以下的儿童，据说已有几百个儿童成为这种酷刑的受害者。南非政府正在对新闻与大众媒介采取尤为严厉的措施。世界公众舆论震惊地了解到比勒陀利亚现在对外国记者所采取的中止和禁止采访以及逮捕和拘留的手法。

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到充满人间苦难的城镇和班图斯坦——那里的人民受到警察的报复，被迫在约翰内斯堡的光天化日之下、在经过精心修剪的草坪上以及在白人少数所建造的各城市中的不可一世的摩天大楼下苟且偷生。不错，这些都是他们权力的纪念碑，但是更是黑人多数血汗的悲惨写照。

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者们总是要把这一昏暗的现实景象描绘成为预示着变革的第一个大有希望的迹象。他们总是在呼吁应该给新政府时间来表示一下他们将有何种作为，总是说主要的犯人已经得到释放，游行示威也得到允许，公共运输和设施现在也向所有人开放。南非也确实作了一些表面性的改革，以期改善一下它的形象，并消除它在债务重新安排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它们把政治犯从小小的监狱中释放出来，把他们放进南非共和国这座共同的大监狱之中，在这所监狱中取代狱卒的是警察恐怖、炸弹、酷刑以及最近所使用的毒性化学物质。

我们还远远没有看到德克勒克总统在竞选中所构划的务实和温和的形象。他的政府是在一个持续不断的暴力气氛中寻求和平解决种族隔离问题，并坚持解放运动放弃暴力，以此作为对其诚意的第一个检验。

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一样，我国代表团深信，只要比勒陀利亚愿意进行真正坦诚的谈判，暴力的恶性循环是可以得到制止的，也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消除种族隔离制度。马达加斯加支持《哈拉雷宣言》所制订的各项原则，并敦促南非人民在其斗争中能够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以期谈判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采取措施使南非转变成为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国家。我们同国际社会其它国

家一样认为，在进行任何谈判之前，至关重要的是应当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以确保这些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现在是少数人政权面对其命运的时候了：在非洲，同非洲人一道生活。考虑到世界各种经济社区，南非只有同其公民的大多数握手言和，舍此没有其它出路。这是南非获得繁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国代表团仍然坚定地认为，根据《宪章》第七章由安全理事会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依然是以和平的方式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最为合适、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我们不仅支持坚持制裁，同时还支持加强这一制裁，特别是加强财政方面的制裁，同时还要采取一致行动，以协助并监督各国单独或共同采取的措施，因为缺乏协调和一贯性，越来越多的国家便乘机钻空子。在哈拉雷、吉隆坡和贝尔格莱德，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实行制裁的有效性。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德克勒克先生自己已经澄清了这一点，他说道，南非不能继续在孤立中生活，尽管它比较富裕，但在经济上是不能自给自足的。

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消除它们所施加的否决。这些国家的利益将会更为稳定，并得到更好的保护，如果南非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能够建立起一个平等的社会，从而转变为人类所唾弃的状态。

但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在这里我引用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10月12日在大会发言时所讲的话：

“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包括两个部分：充分承认黑人民族主义是决定南非政治、经济和社会前途的一个因素；其必然结果是，黑人多数平等地充分享有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各项权利。

“在就这两个问题达成协议并将其付诸实施之前，任何事情只能停留在良好意愿这一水平之上。要想否定这些良好意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需将特殊和紧急情况作为例外，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束手无策，不能消除愤懑、仇视、

焦急以及暴力这一循环，而暴力是为着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因此，乃是义举。”

(A / 4 4 / P V . 3 0 . 英文第 3 4 - 3 6 页)

马达加斯加代表团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履行其各项职责，鼓励采取国际行动反对种族隔离，同时，我们还促请所有国家以及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加强同特别委员会的合作。我国代表团重申，全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些运动正在通过政治斗争、武装斗争和其它手段寻求实现它们的崇高目标，以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同时，这些运动还重申它们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它们的合法目标。我国代表团赞扬工会和妇女以及青年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以及锲而不舍和相互协调的精神。我们还赞扬全体黑人多数，他们倍受苦难，屡遭酷刑，或受到死亡的威胁，使他们不能实现在自由中生活这一目标。

加雷汗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现在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整个世界都在瞩目纳米比亚。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着大约8个月之前所开始的进程能够获得最终的圆满成功，即使纳米比亚过渡到完全独立。

我们在纳米比亚所目睹的变革之风似乎没有能够吹过其南部边境，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南非的局势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依然十分暗淡。在重新恢复了的紧急状态下，南非政权坚持实行镇压措施，试图对和平抗议种族隔离的活动也加以限制。凡是执法机构以公开手段无法实现的，都经过秘密手段予以实现，其中包括利用治安维持会的各种行动。一种令人感到不安的事态发展是，最近，越来越多地利用司法来消除反对者，其作法是使用所谓“共同目标”这一理论，对以和平方式表示异议者蓄意治罪。

有些人想要我们相信，情况已经变了，要我们相信比勒陀利亚已经变得更愿意倾听别人的话。还频频举出许多例子，以支持这一观点。但在种族隔离这一乌烟瘴气的气氛中，拿出几个互不相干的例子，只不过是在腐烂的水果中选出几片实不多见的干净果渣而已。

通过世界公众舆论的压力和被压迫人民的抵抗而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的貌似和解性的断断续续的措施，不能拯救种族隔离制度。例如，尽管大会刚在一个月前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但是我们都知道孟更那·杰弗里·博斯曼的情况。不可救药的东西必须放弃，以公正、人道和平等的制度来取代。

有人试图暗示种族隔离正在进行改良。这一做法的动机似乎是为了换汤不换药。南非人民显然是不能接受这一观点的。我们联合国作为世界良知和处于不利地位与被压迫人民的支持者，必须继续支持那些认为少量骗人的所谓改革措施不能清除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污染的南非人。我们在这儿的工作是要保证种族隔离的废除，而不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推行种族隔离。

和平的问题是我们联合国的主要关心的问题，也必须加以处理。只要继续推行种族隔离，南部非洲地区就不可能有和平。种族隔离一方面剥夺了南非大多数人民的自由和尊严，另一方面，导致了对独立的邻国作出的侵略和恐怖主义行为。破坏稳定的经济损失据估计达到几十亿美元。人所遭受的痛苦和剥夺，许多生命的丧失决不可能以金钱来衡量。对这一疾病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一个处方，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全面根除种族隔离。

在我们欢迎上个月释放了一些政治犯的时候，大多数人，包括纳尔逊·曼德拉仍被囚禁着。这种装饰门面的措施是不行的。比勒陀利亚必须表示真正改革的真实愿望。暴力的可能性日益加剧。南非人民希望这一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希望看到和平消除种族隔离。这是一个我们也赞成的值得称赞的目标。和平过渡只有通过比勒陀利亚和南非人民的真正的代表之间的谈判才能成功。但是，比勒陀利亚必须首先创造有利于开始这样一个对话的气氛。这要求：取消紧急状态法；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所有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取消对个人和政治组织的禁令；废除新闻限制；结束各种镇压性措施；全面结束暴力行为。比勒陀利亚还必须明确证实这一谈判进程的目标是废除种族隔离，并在团结的和不分裂的南

非在规定的期限内通过成人普选建立多数人统治。

但是，在这之前，不应停止对南非的制裁。事实上，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的全面强制性制裁仍然是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满足和平变革所需的条件的唯一有效途径。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制裁产生了作用，我们对制裁的效果毫不怀疑，但是，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具体的行动，进一步加紧并扩大制裁的范围。对南非人民来说最痛苦的是继续推行种族隔离。他们自己也要求制裁。国际社会怎么能忽视这一要求呢？确实，当种族隔离的继续存在并成为对该国的绝大多数人的最凶恶的制裁的时候，怎么能有人提出反对强制性制裁呢？

不结盟运动从建立以来一直站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前列，不结盟运动建立了抵抗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基金，为在种族隔离中首当其冲的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紧急援助，这有力地表明了不结盟运动对被压迫人民的声援。基金在过去3年中得到的援助非常可喜，认捐数额达到近五亿美元。我们希望，凡是能够有效地加强制裁以及不能否认和回避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的国家实行同样具体的制裁，以增强这种国际声援的具体行动。

最后，我想重申，印度全面反对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我们与在南非的斗争的联系追述到本世纪初。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国家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但是，南非人民仍然遭到种族隔离的奴役和残酷对待。这种状况必须结束。甚至在今天还存在着种族隔离，这也许是对我们时代的最大讽刺。我们都必须采取具体行动，结束这一悲剧。

陈女士（新加坡）（以英语发言）：考虑这一议程项目的时候便我想起了《政府报》曾登载过的一篇文章，《政府报》是南非剩下的少数日报之一。这篇文章转载于1988年9月23日《纽约时报》内容如下：

“根据议会中引用的数据和《人口管制法》，去年有将近800名南非人成为另一个不同种族的正式成员。这些人包括被正式重新划分为白人的518名

有色人，成为有色人的14名白人，成为白人的7名华人，成为华人的2名白人，成为白人的3名马来人，成为印度人的1名白人，成为有色人的50名印度人，成为印度人的54名有色人，成为马来人的17名印度人，成为华人的4名有色人，成为华人的1名马来人，成为有色人的89名黑人和成为黑人的5名有色人”。

这一荒唐而真实的故事表明种族隔离是多么刻毒、不易消灭，并且善于变化的。炮制这一罪恶制度的政权面对日益加剧的国内国际压力还没有失去垂死挣扎、维护其特权和统治的政治意愿。种族隔离具有变色龙的本性，但是，不管它怎么伪装，它的基本罪恶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国际社会不能旁观，不能允许这一罪恶的时代的错误的理论存在到二十一世纪。

近年来，我们看到南非发生了许多变化。种族隔离的法律结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裂缝。1986年取消了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今年3月份，南非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向所有种族开放少数几个街区。1989年6月，南非执政党国民党公布了一份政治改革五年计划，其中设想通过一项复杂的联邦民族、文化和地理选举集团制度，允许黑人多数民主参与全国政府，这些表决集团将通过法律协商方式管理其当地事务和处理全国问题。此后，在今年10月份，南非政府无条件释放了沃尔特·西苏鲁先生和其他7名政治犯。最近，德克勒克先生允许进行和平示威，并表示他可能逐步取消1986年6月以来实行的全国紧急状态。

对在纯粹的种族隔离社会成长起来的白人来说，这些变化标志着重大让步。但在黑人看来，这些变化只不过是一些装璜门面的伎俩，目的是为了维护种族隔离。看来比勒陀利亚政权只是放弃了在复杂的种族隔离制度中那些行不通的东西。而伴随零打碎敲地作出的每一个和解姿态，在推行维护白人少数统治的法律过程中都会出现新的矛盾。例如，虽然南非政府撤销了《通行证法》，黑人的这一新的迁移自由却受到了禁止非法占地的其它法律的限制。同样，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五年计

划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新的全国立法机构的决定将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这就意味着少数集团，例如450万白人实际上拥有同黑人多数一样的权力。

沃尔特·西苏鲁先生一家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矛盾。《纽约时报》1989年10月22日报道说，在释放西苏鲁先生前两天，政府取消了对他的妻子艾伯蒂娜的政治活动的限制，但仍然不允许他的儿子、记者兹威拉克赫从事政治活动。这就是说，如果西苏鲁夫妇在餐桌上讨论政治，他们的儿子将不能参加。

总之，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变化并没有满足南非黑人的合理愿望。正如伊丽莎白港的一份人权刊物《监督者》的编辑罗里·赖尔登所言，“种族隔离是一头完全不受法律制约的猛兽”。根本问题在于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把政治权力转移到该国黑人多数手中。我们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推行改良的种族隔离政策，无视黑人多数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这一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究竟还能坚持多久？南非必须清楚，它在拼命维护一个已经输掉的事业。随着两个超级大国日益恢复友好关系，全世界范围出现了缓和。南部非洲的和平前景现在比七十年代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今天，作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延伸部分的纳米比亚即将实现独立。在纳米比亚独立之后，南非本身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一些欧裔南非人可能认为，他们只要象当年西部人躲在大篷车围成的圈子里一样，就可以顶住消除种族隔离的压力。如果确实如此，他们只需要放眼看一看历史潮流的发展。黑人民族主义的潮流1957年导致了加纳的诞生，1980年结束了罗得西亚的统治，而纳米比亚的独立以及在此期间整个非洲大陆的解放目前已经逼近南非的国门。已经没有缓冲地带，欧裔南非人是孤立的，为了维护一个站不稳脚根的政权，南非已经成为非洲大陆一个动荡和孤立的力量。种族隔离被扔进历史垃圾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已经有迹象表明，白人社会在压力下逐渐分裂。最近在南非举行的只有白人参加的选举结果、与日益增长的黑人人口相比，白人越来越多地向国外移民、欧裔

南非人的堡垒——荷兰新教对种族隔离的明确谴责，所有这些都预示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最终灭亡。甚至南非政府指定研究在该国制订一项人权法案的可行性的一个法律委员会也在今年3月份的报告中断定，必须为该国被剥夺权利的黑人多数列入表决权。甚至南非白人也向比勒陀利亚政权表明，种族隔离已经注定灭亡。

国际社会应当如何来加速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瓦解，促成在南非的和平、政治解决？除了重申我们对南非黑人斗争的政治支持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全面强制性制裁来采取有效行动。如果我们要促成南非的和平变革，这一点是必要的。英联邦南非问题外交部长委员会编写的制裁报告在180和181页中断言：

“对白人少数来说，谈判根本改革，放弃权力垄断将是一个漫长、困难和忧虑重重的进程。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走上这条道路。制裁可以表明，改良种族隔离的选择代价极高，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接受。为促使比勒陀利亚迅速走上真正谈判的道路，制裁是必要的。”

新加坡作为成员之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坚定支持反种族隔离斗争。在1989年7月3日到4日于文莱达鲁萨兰国召开的东盟部长级会议上，6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重申他们谴责种族隔离，要求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他们还表示了支持非洲人民为追求解放和公正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要求早日释放南非的非洲人，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东盟外交部长还指出，目前国际社会对南非的经济和其它制裁已经取得了重大效果，呼吁更加广泛、严格和深入地进行制裁。

新加坡一贯支持大会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压迫政策的各项决议。按照联合国关于全面停止向南非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决议以及英联邦南非问题协议，新加坡政府决定自1989年9月15日起，禁止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船舶向南非输送石油。新加坡政府拥有的航运公司将在其租船协定中列入最终用户条款和其它条件，以确保遵守禁运。在新加坡注册的船舶，如果违反这一禁令，将被取消注册。

关于禁止向南非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的行政命令也于今年9月15日生效。新加坡政府发出了一个通告，把这一行政禁令通知给在新加坡的石油和石油产品贸易公司。此外，新加坡坚决阻止与南非进行任何接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体育接触。新加坡愿对有效阻止与南非进行石油贸易和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一切国际集体努力进行合作。

在南非，进行轻松舒适的选择的时机已逝去。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比勒陀利亚政权应认真努力使黑人完全融合到本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中来，当此目标实现时，南非白人将象津巴布韦的白人一样懂得，黑人和白人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共同建设国家。津巴布韦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成就证实了这一点。

南部非洲黑人并不是反对南非的白人。他们反对的是种族隔离政策，他们将继续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反对此政策。英联邦著名人士小组在其1986年的报告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黑人已尝够种族隔离之苦。他们不仅对其事业的正义性充满信心，也对其胜利的不可避免充满信心。黑人这一信念的力量在于其愿为这种信念而献身。因此，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他们都将继续进行斗争。”

我国代表团欢迎最近从南非监狱释放沃尔特·西苏鲁先生和其他七位政治犯。但他们的释放只有在被看作是铲除种族隔离进程中的第一步时才有真正的意义。南非政府应在此之后采取以下行动：首先，无条件释放所有其他政治犯和被关押者，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先生，这是走向问题解决的必要，关键的一步；第二，解除紧急状态；第三，解除对全国解放运动和所有政治流亡者的禁令；第四，与南非黑人的真正代表，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开始对话进程。

这些措施应立即实施，因为南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麦克莱恩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这是我在4年中第3次在此讲坛上

谈及种族隔离问题。自从1987年我上一次在大会的发言，南部非洲出现了许多变化。

我最近刚从纳米比亚归来。我带领加拿大国会观察团去研究那里的局势，并向我国政府和与我们一起开拓未来的人们提供看法，任何在纳米比亚旅行的人首先都会看到种族隔离制度给那里的人民和社会造成的破坏。就在我发言之时，纳米比亚的投票人——第一天有21万人——正以浩大的声势表示支持将使其国家摆脱种族隔离并建立民主政府的立宪过程。这场选举和其后的立宪过程的成功将给南非人和该地区的其他人一种宝贵提示，即通过和平、民主和谈判方式进行基本变革是可行的。

没有一个文明国家会支持一个以肤色为原因而不给其人民以基本人权的制度。种族主义暴政使社区和国家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折。它最终还会摧毁其经济并在国境内外造成不稳定和混乱。只有自由，所有人都享有的自由才能为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提供基础。因此，保护并促进人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

加拿大同种族隔离进行斗争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制度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我们还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通过联合国和在英联邦里与其他国家一起努力是颇有重要意义的。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努力使我们走到关键时刻。我们希望，在更坚决的压力下，南非已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不久将退却。尽管有一些很有希望的新迹象表明现在也许正在出现一些进展，但很遗憾，很少有迹象表明南非政府在着手制定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具体计划。

加拿大自己以及与其他国家一起，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使南非政府相信，也必须采取具体行动进行根本改革。我们采取了财政和贸易制裁行动，实行了武器进出口禁运，禁止进行体育接触，支持前线国家，援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制订计划鼓励南非所有种族间的对话，批驳比勒陀利亚可恶的检查制度和宣传。

若没有南非国内和国际社会在国际上持续地施加压力，南非会出现空前的和平进军和集会吗？会释放领导人吗？南非政府与反种族隔离的教会领袖之间会有接触吗？

毫无疑问，制裁措施起了作用。前南非储备银行行长杰哈德·德科克在今年春天辞职前坦诚地承认，南非正在“流血”。他警告说，

“如果在政治和宪法改革方面不取得适当的进展，那么南非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法律和治安部长弗洛克也亲自承认：

“如果对我们进行制裁，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并非独自一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些讲话至少表明他们承认了这个问题，虽然还明显地需要采取行动。*

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新一代的南非人正在寻求变革。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青的白人学生已同黑人多数一道，呼吁改变南非社会。一度曾为白人至上鼓吹者的荷兰改革教会正在拉开自己同种族隔离制度的距离。

要想使变革为人们接受，那就应当进行对话，而对话反过来又要求双方接受对方的合法性。这取决于接受将非暴力作为变革的唯一手段。在这方面，《哈拉雷宣言》中包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谈判立场代表了对谈判作出的有益贡献。这一立场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呼吁在双方停止暴力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我们对此感到鼓舞。

* 副主席泰尔曼先生（挪威）主持会议。

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于1986年也提出了这一想法。上个月在吉隆坡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我作为加拿大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那次会议——再次确认，这一谈判概念今天同1986年首次提出时一样，依然有效。

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同南非的其他合法的反对派别进行讨论与合作是值得争取的，我们对此也感到鼓舞。

我认为，应当看到，英联邦在过去的四年中为将这一问题变成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包括在1985年的拿骚会议上实行更为广泛的制裁，也包括两年后在温哥华决定加强所采取的措施。在过去两年中，由加拿大外交部长克拉克先生领导的外交部长特别委员会提供了领导。

上个月在吉隆坡，英联邦政府首脑重申自己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支持。与此同时，它们还表明了下列一点，即应当由所有南非人来决定立宪制度。它们也同意，应当维持和加强现行的制裁与压力。事实上，财政方面的制裁已经加强。只有在有证据表明出现了明显和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我们才应考虑解除制裁。英联邦各国政府首脑呼吁更多的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我谨补充指出，这特别适用于那些同南非保持有重要的贸易与金融联系的国家。

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在吉隆坡会议的公报中重申，对南非实施制裁的唯一理由是制裁为实现基本的政治变革所造成的压力。在这一方面，必须注意到，为了推动在南非进行变革的动力，已经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步骤。

例如，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准备支持和鼓励著名的南非人能够讨论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未来的机会。这可有助于消除南非白人社区的孤立状态，有助于寻求方式，以消除对变革构成障碍的恐惧和不信任。

加拿大在使不同种族的南非人聚会一堂的各个项目上已花了很多钱。我们支持正努力打破种族隔离的障碍并将其取而代之的各个人权和专业组织，我们已通过

艺术和大众文化形式宣传非种族正义的概念；我们也通过培训和提供法律顾问的形式帮助主流和其他的媒介，以便使人们能够了解南非的真实状况；我们也为成功和有效的非种族的野营活动、会议和市政会议提供资金，使南非白人了解他们的黑人同胞的生活和希望。我们已建立一个数额达160万美元的对话基金，以支持根据这些方针开展的项目，同时也在开展其他项目以便帮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和反对者。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计划，以便帮助对付南非的新闻检查和宣传。

除了这些项目之外，我们每年还动约800万美元执行各个教育计划，向被监禁者及其家属提供法律和人道主义的援助，支持工会运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拿大已表明愿意不仅在口头上、同时也通过具体的方式提供帮助。

在这方面，我希望指出大会主席加尔巴先生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一问题上上的指导，特别是对即将召开的有关种族隔离的特别联大的安排方面的指导。加拿大将参加这一会议，我们认为，这一会议是联合国系统表明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声援的一次重要的机会。

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事件。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将使该领土从种族隔离制度之下解放出来；在南非曾出现几次和平的示威；同时南非内外也有许多人在谈论对话和谈判的可能性。现在同以往一样，必须增加国际社会要求变革的压力。

今天，我们处于希望的边缘。本次辩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同即将召开的特别联大一样，这为整个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种族隔离、要求迅速和尽早根除种族隔离提供了又一个机会。这一信息对全人类都具有根本的意义。

威伦斯基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联合国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进行讨论、辩论和谴责已有四十多年时间了。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发出了一致的道义呼声，种族隔离——一个违反所有文明价值准则的不公正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制度——依然在南非存在，镇压措施仍在继续。南非当局三年多来一直在实施和重新实施紧急状态法。构成南非人口四分之三的南非黑人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和政

治权利。对黑人领导人和其他公开申明态度的人进行监禁和放逐的做法仍在继续。臭名昭著的《种族区域法》及其家园制度的种种荒谬的不公正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从种族上加以分离的教育制度，《人口登记法》，从种族上隔离的议会——所有这些都未受到触动。

一年以前，在全体会议辩论时，一些代表团对南非政府当时正在采取的若干尝试性的步骤表示赞扬。我们当时表示，不论已出现了何种变化，这一变化慢得令人痛苦和失望，而且那些步骤尽管是值得欢迎的，但却是完全不够的，不足以表明是南非政府对终止种族隔离制度作出的承诺。

必须承认，最近几周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有关可能会出现改革的令人高兴的迹象。10月15日我们看到包括西苏鲁在内的八名政治领导人从狱中无条件释放。这些人获释后，我们看到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我们还看到黑人与白人领袖有可能真正进行对话的迹象。这些行动到底是真改革的迹象或不过是旨在削弱国际压力的装饰性措施，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迄今以来所发生的我们也许可以从中以小见大，但几乎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表明意图的改变。

现在南非政府所需要的是用行动实现其第一次有关和平的初步诺言；表现出放弃可耻的、镇压性的政策的勇气和主动精神，这种政策永远也不能解决南非长期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表现出勇气和主动精神，取消紧急状态，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并允许表达政治思想和结社的自由，从而开创自由的政治体制改革谈判的条件；表现出勇气和主动精神，结束整个恶毒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寻求国内外和解的和平道路。

西苏鲁和他的同事获得释放以来，南非社会并没有解体，法律和秩序也没有崩溃。获释的庆祝活动和会议十分热烈，但也有秩序，没有对整个社会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种族主义南非社会的最为惧怕的并没有成为现实。航道已经畅通，南非政府面前的道路非常清楚。不走这条道路的任何更多的借口都无法被人接受。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南非政府正在采取的任何积极步骤都是对要求改革的内外压力的反应。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对维持要求消除种族隔离的压力仍然具有重大的作用。

当然，压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是实行制裁，包括强制性全面经济制裁。我国政府愿意支持这样的制裁是有案可查的。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对南非进行制裁的理由是，制裁形成了根本政治改革的压力。制裁的目的不是要使比勒陀利亚屈服，而是要使其讲理，要让它坐到谈判桌前进行谈判，直到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

甚至南非政府的领导人物也承认制裁对南非经济的压力。今年5月5日，财政部长杜普莱西斯说需要采取紧缩措施，使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能承受他所说的“对南非的经济进攻”。几天以后，当时的南非储备银行行长、已故的德柯克在公开讲话中承认国际压力，特别是金融制裁，使南非丧失了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如果没有“甚至与限制改革领域中充分的进展”，这一倾向是无法扭转的。德柯克说，“南非的经济前途是与其政治前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制裁的信息已得到了理解。

在上个月吉隆坡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澳大利亚坚定地赞同了这一共同意见：现在不应考虑缓解目前的制裁和压力，这需要等待清楚和不可逆转的改革迹象，同时应坚持一切现有的制裁和措施。

尤其是，澳大利亚政府认为私人部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实行的金融制裁一直是、并继续是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使南非不能得到需要资助其增长的新的资本流动，并使南非在财政上维持其庞大的、代价高昂的种族隔离政府机构变得更为困难。

澳大利亚是英联邦南部非洲外长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今年8月在堪培拉召开了一次会议，由加拿大外长主持。会议要求紧缩偿还债务的条件，进一步实施贸易资助的限制，并对禁止中期和长期贷款进行监测。

最近的吉隆坡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同样认为到了对南非与国际金融界的交易施加压力的重要性，并讨论了通过延长和加紧金融制裁形成新形式的压力。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要求所有有关银行和金融机构对日常金融资助实行更严厉的条件，特别是通过把最高信用期限减少到90天，并要求有关政府不把南非包括在官方贸易贷款和保险方面的正式政府机构之内，使获得贸易贷款更为困难。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并欢迎把这些措施包括进对南非种族隔离经济施加国际金融压力的新的决议草案，几天以后我们就要审议这一决议草案。

经过英联邦会议的讨论，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愿意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提供大量的初步资助，该机构将对南非的国际金融联系定期进行审查和报告。澳大利亚政府还愿意收集有关向南非的金融流动及有关南非的金融政策的真实信息，并进行发表。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在各个领域全面反对种族隔离及其非正义的立场是突出和坚定的。有时我们是自己这样做，有时是与其他有同样想法的国家一起这样做。我们的一些措施目的主要是在于让南非白人认识到种族隔离的个人代价，并鼓励他们成为南非内部变革的工具：即我们禁止的澳大利亚与南非的代表性体育交流，停止了航空联系，撤回了南非的发放签证的领事设施。

其他措施具有更广泛的目的，是与英联邦的伙伴一起采取的。澳大利亚实施了英联邦领导人1985年10月在纳索和1986年在伦敦所商定的所有措施。现在所有这些措施都已写入澳大利亚的法律和政策。

我们认为，各国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积极措施鼓励并支持南非的变革，巩固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

比如，自1983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赞助了一项范围广泛的访问计划，使种族隔离的突出反对者访问了澳大利亚并与政府机构、私人集团和报界讨论了问题。

我们还与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各有代表性的黑人组织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澳大利亚都有办事处。澳大利亚在

南非与群众民主运动、教会、工会、专业组织和其他许多人权和社团组织的联系范围广泛并日益扩大。这些组织英勇而坚持不懈地向种族隔离势力提出了挑战。

澳大利亚政府还向由于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运动而受到南非的军事和经济骚扰的国家扩大了发展援助，并向由于种族隔离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南非人资助了广泛的教育和培训计划。

联合国决心结束种族隔离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迄今为止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但不可避免的，种族隔离气数已尽。不可避免的，正义将压倒一切。我们不要把这些辩论看做是反复地作样子。我们必须保持压力。必须明确无误地向南非表明，种族隔离政策是绝不能容忍的。它们同文明世界的基本宗旨是格格不入的。

多维克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对于有些问题，人的立场和信念十分明显、自然和明确，以致认为没有必要寻找新的方式和新的尝试来阐明它的立场。我国代表团对于种族隔离问题便是如此。

我国代表团毫不迟疑地、义无反顾地、强有力的声明：以色列和犹太人民最坚决地、毫不含糊地抵制和谴责种族隔离这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我们同世界各国一起呼吁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停止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并给予所有公民，不论黑人、白人还是有色人以充分的权利。以色列和犹太人民强有力地、向非洲和世界告知：在消除种族隔离和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中，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的承诺不是出于政治动机和战争考虑，而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作为诚实、开明的人的义务，而且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部分，反映了我们最深刻的信念。我们一贯支持并将继续支持所有各国人民为争取正义和种族平等而进行的斗争，这超越了任何政治考虑，也不论它们对于我们自身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斗争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自从远古以来，以色列和犹太人民就对于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具有一种生就的、祖传的憎恶感。他们从来都主张所有各种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绝对平等。

犹太教的确是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一神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此而发端。是这个种族给人类以十诫以及指导文明世界至今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的主体；而且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其他任何人都还没有梦想到采用和编辑人道主义文书。对于为世界带来关于所有人都是以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他同等抚爱的子孙这个神意的人民来说，对于种族主义任何表现形式只能感到极度地厌恶。从历史上看，犹太人民一直站在一切为争取自由、平等与和平斗争的前列。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民都更深重地遭受了最黑暗的种族主义以及最凶恶的种族歧视，以至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杀戮。此外，从有历史以来，犹太人民就一直是人种上的多民族人民和社会，从淡白色到漆黑色，包括最大范围的一切可能的肤色。不论是什么口号、联合国的决议、煽动性的讲话都不能够改变这些鲜明的事实。

我国代表团十分沉痛地指出，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正义、崇高的斗争再一次被无耻地利用来进行反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的并不神圣的外交圣战。在这一议程项目下，某些代表团看来年复一年的搬动诱人的政治杠杆，不断地、徒劳无益地试图把犹太教和复国主义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等同起来。它们成功地通过了一系列有偏见、诽谤性的决议，把以色列同南非相提并论。而且，它们完全不顾基本常识和有充分证据的事实，试图造成一种印象，即那个国家的局势同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局势相同。同在有关委员会内一样，我国代表团认为同这些代表团进行全面的争论是没有必要，也是没有意义的。它们的目的是手法已暴露无遗，所以没有必要予以评论或反驳。

我国代表团愿意向非洲代表团，并通过它们向非洲人民以及所有真正努力从地球上消除种族隔离并拒绝反犹太伎俩对他们操纵的人民和政府讲话。以色列热切希望，不要让任何人削弱和玷污反对种族隔离的神圣的斗争事业，利用它作为宣传伎俩或工具来推动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

种族隔离是极为严重的罪恶，绝不能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它进行操纵。种族隔离是世界上的垃圾。种族隔离是一种灾祸，必须同所有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我说的反犹太主义是对犹太民族仇恨）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种、种族和宗教方面的歧视一起根除。种族主义同恐怖主义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反对，而在另一个地方又予以支持或默许。不能够谴责对自己的人民和种族的种族歧视，而挑唆对其他人民和种族的种族歧视。

复国主义是犹太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它同种族主义相对立。种族主义绝对反对以色列人民所维护的一切：犹太传统和历史、作为复国主义渊源的犹太教经文和道德观念。那些厚颜无耻的把种族主义、复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混为一谈的那些人恰恰是那些公然宣扬种族主义和反犹太思想并公然拒绝复国主义两个最突出象征——即犹太人民返回以色列家园的权利以及真正的民主作为自由和社会进步基石概念——的人，这很难说是巧合。

它们中的许多有着侵犯其自己公民的人权的最糟糕的记录。有一些直到10年前还把奴隶制——是的，奴隶制——保留为合法和正当的社会制度，买卖人口，把他们当牲口一样处理。其中一个国家甚至使用致命毒气对其手无寸铁的少数民族之一实行不可饶恕的镇压，牺牲了数千个无辜的受害者。

现在让我谈谈对我国提出的指控。以色列与南非的外交关系以及它与南非之间非常有限的贸易联系决不意味着支持或宽容种族隔离。以色列政府对南非政府反复强调完全拒绝种族隔离以及基于种族歧视之上的所有条例。以色列从未停止强烈呼吁南非取消所有侵犯其所有公民基本自由的措施。此外，人所共知以色列与南非的经济关系是相对不重要的。其投资占在南非的总投资的0.1%。请允许我提醒大会，还有另外的99.9%。至于贸易，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资料最雄辩地显示，以色列占南非出口总数的不到0.5%，占其进口的0.75%。这些同样的统计数字显示，南非的贸易伙伴遍布各地——在欧洲、美洲、亚洲、阿拉伯世界、苏联集团和甚至非洲。已经列举出来的南非的贸易伙伴总共有140个——而不

是一些联合国报告想要我们相信的 13 个。

然而，只有以色列被阿拉伯宣传机器挑出来贴上支持种族隔离的标签。并不是以色列在向南非出售石油。以色列不幸没有石油。阿姆斯特丹海运研究局的研究报告不容置疑地证实，南非大部分石油进口来自阿拉伯国家，并且这个比例在持续增加。挪威外交部长弗勒伊斯内斯先生 1985 年在挪威国会的发言中强调了这些原来事实，他说：

“向南非提供的石油的 95% 来自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其中一半是直接运送的”。

尽管国际社会得意地默不作声，人人都知道每年这一贸易的总数达数十亿美元。然而，阿拉伯国家冲在前头，对所有各方施加无法忍受的压力，在同南非关系问题上单独挑出以色列并反复通过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显然这是它们对以色列发动的政治战的一部分。这与反种族隔离和反对种族主义祸害无关。在传播这个“弥天大谎”和有关种族隔离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假想的“联盟”的神话的时候，它们徒劳地试图为以色列制造处于文明国家范围之外的假象。现实是不同的。它要冷静和沉默得多。在这方面以色列不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好——也不更坏。单独挑出以色列以及针对其通过没有根据的决议，这是阿拉伯集团削弱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无情努力中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双重标准，或者我应当说缺乏标准，的又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阿拉伯人催促下，在这个舞台上举行的反以色列的仪式本来可以一笑了之，但是它们不仅破坏了反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并成为了一种可怕的讽刺，用奥韦尔的话来说是“机动真理”和“双重思维”，不仅使人们说与他们所知道的真理相反的话，而且甚至使他们思考与每个人所知道的真理相反的东西。

南非目前每天造成人类生命损失的悲剧事件必然使以色列再次呼吁结束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制度。一个建立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政策只会导致动乱、流血和无辜人民的痛苦。只有建立在平等和人类尊严基础上的社会才能保障其所有组成部分的和平、安全与福利。

这一立场不仅在以色列，而且也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南非本身的犹太社区也一直反对种族隔离，并且最近再次正式呼吁消除种族隔离。

世界犹太人大会在维也纳的会议上庄严宣布：

“全世界犹太人重申致力于反对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包括犹太人民长期遭受的祸害，反犹太主义，以及国家激起的种族主义形式、种族隔离。大会回顾这一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是1936年按照犹太伦理和道德传统建立的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以色列最大的希望是，南非政府在走上所希望的和平与对话道路时将放弃顽固立场并创造条件，使其人民能够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和和平中生活。对以色列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唯一能够使南非居民各阶层获得和平与和谐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从法律上彻底取消种族隔离并铲除南非日常生活中任何形式的歧视。以色列还相信，应当鼓励南非政府在国家以及国际一级上朝着永久和建设性的对话方向努力。

在1985年8月11日，佩雷斯先生以当时的总理身份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宣布以色列政府无条件地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种族隔离完全违背犹太人生活的根本基础，以色列将不同意以种族、宗教或肤色为理由，或以任何其他理由进行的任何歧视。

从那以来，这一坚定立场在以色列国会和政府的最高一级的决定和声明中得到了重申。现任总理沙米尔先生就在本讲台上说到：

“但尽管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仍然应该严肃认真地注意它们。首先是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统治。

“以色列是建立在基本道德和民主价值之上的，对于发生在任何地点的种族歧视都不能泰然处之。我们反对并谴责种族隔离这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A/41/PV. 16, 第32页）

以色列认为，种族隔离无法改造，必须废除。

“以色列还认为，暴力不是通往南非改革的道路。如果我们要避免进一步滑向经济动荡、痛苦和流血，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有助于政治解决的气氛，这点是十分紧迫的。我们希望，所有各方的负责领导人应该为建立这种气氛而努力，希望南非政府能够开始进行满足包括所有……南非人的合法政治愿望的谈判。”（同上）

就在几天前，詹姆·海洛格总统说：

“以色列已谴责并将继续谴责种族隔离的愚蠢政策。它违背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原则，尤其违背《圣经·旧约全书》开头五篇和犹太人的传统。早在1902年赫泽尔博士就写到，在他成功地为解放犹太人作出努力后，他将把他的时间用于解放这个非洲国家。但是，由于成为处理南非问题特点的虚伪性以及它与以色列的联系，世界对双重标准的适用达到了新的高度。”

以色列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是犹太人民长期信仰在现代的一种必然反应，这种信仰从犹太人民千年历史开始时就体现在他们最神圣的教诲中：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么？岂不是一位上帝所造的么？我们各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圣经》，马拉基书第2章第10段）

“为什么造物主以一个祖先造就一切生命？其目的在于人类的一些家族不

会以为自己出生优越而凌驾于另一些家族之上，其目的在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他们在人类集体大家庭中的共同的亲戚关系。”（《犹太教法典》）

最后，我还要引用一句基本格言，我希望我们的非洲朋友永远永远不要忘记这句格言。我要再次引用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先生在向英国议会成员发言时说过的的一句话：

“以色列决不会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妥协，也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一个犹太人如果这样做，那么他就不再是犹太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亚达夫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大会一年一度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重申支持南非大多数人民争取平等、自由和正义斗争的机会。大会年复一年的审查南非局势。它已通过了谴责种族隔离为危害人类罪的决议。它谴责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大多数人民的残酷镇压。尽管这样，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蔑视世界舆论，坚持推行遭到普遍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

国际关系中最近出现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对和平解决区域冲突所抱的希望。在南部非洲，纳米比亚独立进程正在进行。国际压力是南非被说服接受关于纳米比亚协议的重要理由之一。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直到纳米比亚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纳米比亚的例子证明，如果国际社会采取统一行动，它能够迫使南非改变其遭到普遍谴责的政策。

鉴于目前的国际气候，现在是对南非增加压力的最好时机。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到的那样，制裁和抵制正在打击南非少数政权。世界各国针对南非采取的行动尚未协调一致。即使这样，少数政权领导人已开始谈改良种族隔离，建立一个新的南非。最近，南非政府还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在这方面，我要提到释放8名长期政治犯一事。但事实仍然是，种族隔离不可能得到改良；它必须被彻底消除。

释放被监禁的沃尔特·西苏鲁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的其它7位领导人受

到了所有人的欢迎，但南非人民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包括纳尔逊·曼德拉，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其中许多人被判终身徒刑，其理由仅仅是他们有勇气大声反对种族隔离，并要求平等和正义。警察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野蛮行径并没有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禁令也没有解除。治安维持小组继续对该政权的反对者进行恐吓。就在今年9月，种族主义政权不顾绝大多数人反对，举行了隔离主义议会的选举。法令全书上仍然有歧视性法律。

这些赤裸裸的事实揭露了南非当局口是心非的欺骗手段。除非南非政府释放所有由于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废除一切歧视性和镇压性法律，并结束紧急状态，否则，期望南非发生真正变化不免为时过早。只有这种措施才能使世界放心地相信，当南非政府谈到建立一个新南非时它确实不是在开玩笑。

种族主义政权正遭受来自南非和国际社会的更大压力。尽管镇压，越来越多的人仍公开表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我要借此机会向南非英雄的男女和儿童致敬，他们为自由、正义和尊严不惜牺牲一切。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的南非。被压迫人民的领袖们一再重申他们致力于这样一个目标的承诺。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少数政权就必须愿意消除阻挠与多数人民的领袖开始一场真正对话的障碍。南非斗争的人民已为这一理想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国际社会有义务在一切可能的方面给予他们坚决支持，使他们能够实现这一崇高目标。

我也借此机会向前线国家表示敬意，它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尽管种族主义政权发动破坏和侵略，它们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南非斗争中的多数。

比勒陀利亚政权没有任何愿望与多数人领袖谈判，在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的社会的迹象。国际社会迫使南非恢复理性的唯一选择是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正如我以前谈到，那怕是一场不协调的抵制和有限的制裁也已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北欧国家采取的行动值得特别赞扬。石油禁运的执行必须得到加强和严格监督。同样，武器禁运中的漏洞需要马上消除。各

国单独采取的贸易禁运和撤销投资的措施如能协调和标准化，将产生更大的效果。体育抵制和文化抵制同样如此。只有国际社会采取这样协调的措施，才能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消除种族隔离，进而为建立一个南非全体人民都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社会铺平道路。

最后，我愿正式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做的宝贵工作。特别委员会一贯站在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运动的前列，有效地协调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斗争。委员会通过它的工作，为提高国际认识，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不可估价的帮助。

福浮洛先生（莱索托）（以英语发言）：大会讨论种族隔离问题已有几十年。人们分析了种族隔离政策的非人道性质，记录了它的暴行。国际社会因此把种族隔离作为对一切形式的文明社会的侮辱而加以拒绝，普遍谴责它是对国际和平的威胁，反对人类的罪行。

把种族歧视编入南非法律，成为种族隔离的基本内容，这把那一国家的司法机构和法庭从人民权利保护者的崇高地位降低到压迫和非正义势力的可耻角色。

我们多年来听到，在其它地方，人们当作自然而然的基本人权，南非多数人口却仍然享受不到，其中包括参加本国政治生活的权利，听到大多数决定站起来捍卫自己权利的人们在种族隔离法律下如何遭受残暴与耻辱，包括酷刑、监禁，甚至处决。

我们看到，南非政府如何利用一些精心策划的措施和手段巩固南非白人少数的特权地位。对于南非黑人实行比白人所受低劣的所谓“班图”教育，目的特别是要使黑人人口永远处于悲惨困境，黑人作为团体完全依附于白人主子。

但是，种族隔离政策的最后结果是把南非巴尔干化，分成各个班图斯坦，用心险恶地改变南非人口组合，完全对白人有利。数百万南非黑人被有系统地剥夺公民资格，有些被强迫赶出城市和其它地区，在南非领土边缘分散的所谓部落家园的

偏僻荒芜地区重新定居。种族隔离的设计者们从来不考虑，把2,500万南非黑人塞在南非13%的领土上，而把最肥沃的87%土地留给只有500万的白人少数是不道德的。这样一项非人道政策想要达到怎样的政治目的，是大家都可以想象的。

对我们在莱索托的人来说，种族隔离是每天遇到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它随时影响着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作为一个被南非四周包围的内陆国家，莱索托无法避免同南非的某些形式的社会交往和经济相互依存。我国的劳动力绝大部分依靠南非的矿业和其它工业就业；我国几乎所有的出口产品都必须经过南非，我们依赖南非的港口、公路和铁路运输系统。我们在南非那一边有亲戚，那一国家一有动乱，莱索托就成为南非难民最近的避难国。

众所周知，莱索托对南非的历史依靠是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当时，我国的殖民者普遍认为，莱索托终将并入一个更大的南非共和国。

请不要对我国在种族隔离政策的始终如一和毫不含糊这一点表示疑问。我们断然拒绝任何有关种族隔离制度是能够变革的论点，因为我们相信，必须刻不容缓地把这种不人道的制度——人们已经恰如其分地、普遍地把它作为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加以谴责——加以消灭和根除，其中包括它的所有形式和表现。

我们仍然：于我们对南部非洲的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者所负有的责任，同时我们对所有联合国公约所作的承诺也没有任何动摇。在我们表达为实现民主南非的目标而进行和平变革的愿望的时候，我们没有停止要求南非履行其创造有助于进行对话的基本条件的义务，其中包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政治组织的禁令、加速使所有被流放的人员无条件和平地返回他们祖国的家园并且取消紧急状态。

尽管我们理解世界对南非无意铲除种族隔离的态度感到义愤，同时也意识到需要对他施加压力，但我们已经公开承认由于我们所处地理位置的现实情况，因此没有能力对南非施加经济制裁，然而我们也同样地明确了这样一点，我们不会妨碍那

些有能力采取制裁行动的国际社会成员这样做。我们一贯要求的所有内容就是要对我们的特殊情况给予考虑并且国际社会应当援助我们，以便使我们能够经受起这些制裁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不利影响。

就我们莱索托王国的人民而言，我们参与全球性的抵制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乃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仅仅在几个星期前向大会讲话时曾确切地指出：

“我们对创始国有义务继续说，在我们各自的公民之间不应当存在歧视；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对所有的黑人民族——莱索托也包括在里面——有责任竭尽我们所有的一切来参与这项共同事业。”（A/44/PV.26,第14页）

南非政府对国际上为在这个国家里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进行和平改革的所有努力仍然持蔑视态度，并继续无视这个国际机构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各项决定和决议，其中包括《世界人权宣言》，这项宣言承认每一个人无论其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如何都拥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们认为，大会在本次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如果不再次表达它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暴行的继续的毫无保留的谴责，并重申它充分支持南非人民及其真正领导人所进行的为彻底根除这一不公正的制度并建立一个所有人民都能享有同样基本人权的民主社会而进行的合法斗争的话，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责任。

大会目前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绝好机会，它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对比勒陀利亚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来推进南非的自由和正义事业，以便加紧推行铲除种族隔离的进程。这一绝无仅有的机会是南非种族隔离目前所面临的无法逆转的危机所提供的，南非当局之所以陷于这种困境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实施有效压力所造成的结果。

国内群众民主运动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内，即使是在白人当中也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一致意见，他们认为种族隔离既是不合时宜的，也危害了所有人的福利；所有这一切都震动了南非政府，迫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再也不可能违背南非人民的意志继续保持种族隔离。南非政府的军事冒险遭到了抵抗，所有旨在进行装点门面的改革以便把南非人民实现民主社会的要求引入歧途的一切政治安排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证实了国际社会所作出的种族隔离是无法改革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目前的南非正在搞一项方案，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分析，并以正确的观点剖析它的实质。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的领导人最近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权力的立场。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新的领导人最近公开宣布的进行改革的允诺。我们也注意到长期受到关押的八名政治犯被释放。我们还注意到对政治游行示威所进行的残暴的镇压已经有了明显的缓解。然而，除了他们所作的这些承诺和释放少数的政治犯人以外，构成种族隔离制度的各种成分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严重地注意到，尽管新的领导人已经公开要求进行谈判，纳尔逊·曼德拉和南非人民的其他真正的黑人领袖仍然被关押在监狱中。我们对下述事实表示深切不安，那些刚刚被释放的少数政治犯仍然受到严厉的限制，人民群众的政治组织也仍然受到限制。我们认为，目前这种局势仍然为创造一种有助于进行对话和谈判的气氛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好象南非的黑人为了某些政治犯的释放有理由对南非政府表示感谢似的，对种族隔离表示同情的人们已经开始鼓吹国际社会在对南非施加压力的时候，应当采取克制态度，并列举了最近释放政治犯和南非领导人所作出的口头允诺，以此来证明目前已经存在着根除种族隔离的新势头。

但是这些人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这些非常美妙的措词和允诺也仍然表明南非领导人的意图只是要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改革。南非人民要求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所有形式。说到底，如果南非政府认真要求实现民族和解和对话，而黑人的领导人至今仍然受到限制或被关押在监狱，我们感到很难想象出这些就是能够进行真正谈判的条件。

让我们不要忘记南非人民以前是听过这类允诺的。大会将可以回顾一下，几年前，一个南非领导人J.B. 澳斯特面对着日趋强大的国际压力，要求世界给他们六个月的期限以便在南非实施必要的改革，但是相反南非却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了它在纳米比亚的压迫。他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满足南非黑人的愿望。

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最前线，我们有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我们对它在编辑一份出色的报告方面所进行的值得赞赏的努力以及对于它在使世界注意种族隔离暴行的继续方面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表示特别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再次出色地履行了它的崇高使命。

正象在前几年情况一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一系列南非政府对那个国家的多数人口进行残酷野蛮压迫的事例。我们所听到的情况包括继续进行政治审讯、死刑和处决、强制人口迁移、行刑队、禁令和新闻检查。

在这样一个关头，请允许我对纳米比亚人民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表示祝贺。我们希望，这些选举将确实是自由和公正的，并且所有各方都将会接受选票所作出的判断。

尽管大会今年是在一种改善了的世界政治气氛中举行这次会议的，这一时期政治气氛的特点是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与人们对和平解决冲突的明显愿望，这点表现在东西方关系的缓解，然而种族隔离这一有悖于时代的错误仍然是紧张局势的根源并且对南部非洲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威胁。

我们衷心希望，鉴于新的得到改善的世界局势，目前将在东西方对抗的范围之外看待南非问题，所有人目前也将把南非的解放运动看做是真正为他们自己的人民生来具有的权利而斗争的合法组织。

莱索托也抱有在南非实现朝着一个稳定和民主社会的和平转变这一普遍希望。我们认为，我们在国际社会的所有人有责任帮助建立导致该国和平转变的对话的机会，当机会出现时，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些机会。在南非占主要地位的政治气氛的特点是民主运动高涨以及在南非所有人民中，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日益出现种族隔离是不恰当的这——致意见；必须支持和鼓励这种政治气氛。

我们深信，如果南非政府能够取消紧急状态，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允许其黑人行使其在他们所选择的政治组织中自由集会的权利，那么就会为开创各种机会建立必要的气氛，这些机会将导致对话，使南非人民实现将来建立一个民主与和平的南非的理想和愿望。

南非解放运动并非坚持要搞武装斗争，他们采取暴力手段是对种族隔离的暴力行为和南非政府拒绝和平对话的所有表示所作出的反应；得知这一点使我们获得了勇气。正是被流放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奥利弗·塔博先生今年一月在卢萨卡指出：

“我们没有成为武装斗争的奴隶，我们今天和过去一样准备着参加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进程，以便实现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的目标。”

正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领导人的名字我们都很熟悉——早在1961年，在给南非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领导人的呼吁中指出：

“我们谁也不能从这一发展中的危机中得到任何满意。我们作为非洲人领导人已经为摆脱这一危机的道路提出了认真的建议。我们已经要求政府立即召开一个由经过选举产生的所有种族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并赋予该会议

一项为这一国家制定 对所有种族都可以接受的新宪法的任务。”

我们大家应该就旨在帮助南非人民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明确的做法达成一致意见。

下午1点25分散会。